

西首（广东路202号）开设金才记，到金从怡于1934年接班，金才记逐渐成为与北京琉璃厂彬记相当的大古玩店。留在北京的彬记老板岳彬于1951年因倒卖文物被捕入狱，在狱中去世。而金从怡则将金才记在香港德辅道重新开张。

同样留在内地的蔡季襄，入狱的时间比岳彬更早——1950年他就因销售文物被捕。不过，在岳彬入狱的1951年，蔡季襄已经获得释放，并被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文物委员会委员。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资料记载，1955年蔡季襄列席湖南省人大会议，与会痛陈柯强盗骗帛书的经过，并将柯强逼迫他签署的相关契约上交当时的湖南省文化厅。湖南省博物馆派出工作人员高至喜前往北京，寻找已在北大担任教职的吴柱存，以期核对蔡季襄所言真实性。尽管高至喜没有见到吴柱存本人，但吴此前已经知悉高至喜来意，写了一份证明材料，与1946年至1948年自己同蔡季襄的通信一同交给校人事部门。高至喜通过这些材料确认了蔡季襄1955年所言的真实性。

之所以1974年蔡季襄又要致书考古学者、《长沙古物闻见记》一书的作者商承祚，大致有两大原因。其一，在子弹库帛书到达唐鉴泉手中时，商承祚本已

联系购买，可突然蔡季襄迅速购得，令商承祚与帛书失之交臂，但蔡、商二人后来各自对帛书内容考证等有所交流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又都仍在考古研究领域，同是圈内人，书信往来，本属正常。其二，1973年子弹库楚墓重启发掘，并出土了一件《人物驭龙》帛画。这件帛画，是陈家大山楚帛画被发现后，我国考古界第二次发现帛画。此后，邮电部曾发行两件帛画的纪念邮票，可见影响巨大。而蔡季襄不仅投身此次发掘，更逢着故人。“土夫子”任全生、漆孝忠、李光远、胡德兴在1958年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成立后，成为考古部技工，并于之后马王堆汉墓考古以及子弹库墓重新发掘等做出贡献。高至喜曾经回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曾经吸收了十多位旧时代的“土夫子”，后来他们被分到省博物馆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并参加了马王堆汉墓的发掘。“任全生，身材高大，手臂长，技术好，凡是比较难拿的东西大多由他来拿。在马

因为长沙不断有楚墓发掘，也令考古工作者对流失海外的子弹库帛书念念不忘，时时思虑何时能够令帛书回到祖国。

左下图：湖南省遥感中心院内。
图片来源/央广网

右下图：子弹库位置示意图。

王堆一号墓发掘时，棺椁边厢里水位以上的部分还有70厘米，任全生首先把最大的北边厢中浮在水面上的器物取出来，然后再排水。”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熊传薪曾经如此回忆任全生的贡献，“提取浮在水面上的器物很需要技巧，要托着底部慢慢拿。而且，人不能到边厢里去，会踩坏器物，只能趴在旁边弯着腰下去取。任全生就做得好。”

因为长沙不断有楚墓发掘，也令考古工作者对流失海外的子弹库帛书念念不忘，时时思虑何时能够令帛书回到祖国。1982年，已经身为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的高至喜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，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了子弹库帛书原件，并量得尺寸为高38.5厘米，宽46.2厘米。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，高至喜担任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时，将蔡季襄所写的材料，以及当年吴柱存的证明及往来信件一起整理好，上交给国家文物局，希望能想办法追回楚帛书。

